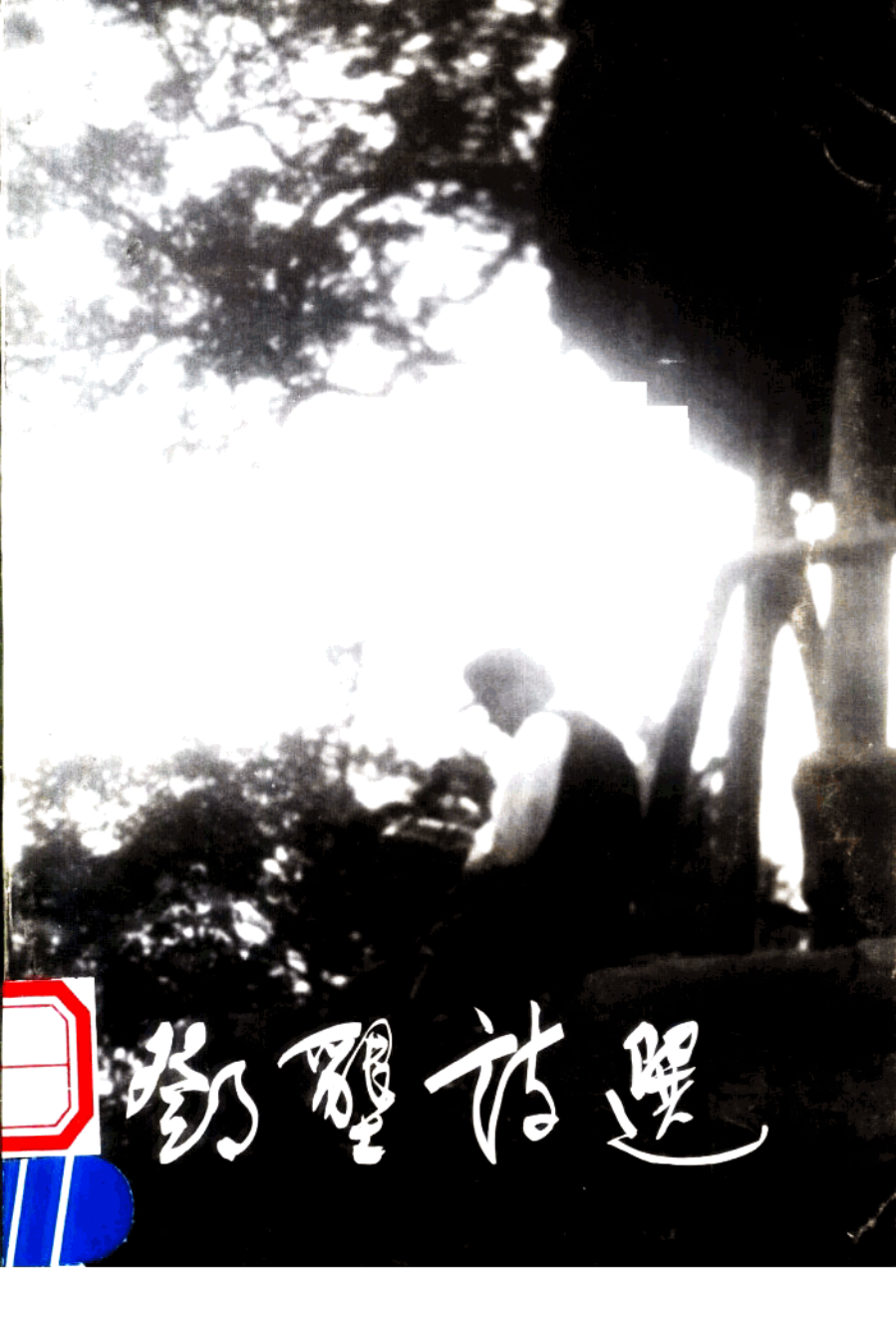




選詩聖吟



鄧聖詩選

---

河南省圖書館  
存



邓 坚 一九六六年四月留影于雅安。



一九六一年夏，邓垦与父母、姐妹及表哥合影于杜甫草堂。



一九六九年七月，邓垦与妻子留影于雅安。



一九八一年夏，邓垦与母亲、妻子、女儿岚岚、儿子翔翔及外甥女璐璐、圆圆留影于成都人民公园。

## 路

● 莽诸葛亮的八 碑图。

● —— 是中国的治路。

● 莽官衙前的八字粉墙。

● —— 是中国的足步。

● 孔夫子已闭目速去。去国也何图？还是喝叫哀哉的么？

● 茅草如拉不走发露的书卷。书卷何以发露？发露的书卷持

● 青石板上搬运抬轿。抬什么？何时代之半条？此路

● 刻字晋主炎西重页。从箭，或书情来！

● 坟墓上覆盖着千年黄土，黄土似更精透

● 车轮切响着临变的车轱。

● 太可悲了。

● 中国的路 ——

● 打得掉一顶顶皇冠。

● 打不碎一颗颗戴皇冠的失履。中国的皇冠还不像：花轿

● 思想亦生僻的古道。不过为抗拒。有想戴皇冠的头颅，因为世

● 据死一代又一代香槽。有像不知。好时讲来原是星斗散，

● 据死一代又一代香槽。有像不知。而其绝大多教头叛叛

● 据死一代又一代香槽。有像不知。八国图”所困困，生说一足

● 据死一代又一代香槽。有像不知。四和七吃起来。说可列也星

● 据死一代又一代香槽。有像不知。应该发挥前出的刊信。

● 据死一代又一代香槽。有像不知。必须用现代的思想构筑。

88.4.12.

邓显手稿 陈墨旁批

我遥挂着……

友人从山中寄来“高桥明月”，  
犹托一片鲜嫩翠绿的蕉叶。  
珍珠似的露水尚未成熟，  
小石潭爬满青苔般的暮色。

人夫攢动松涛上牧网西鱼，——  
我遥挂着那山那水那月夜。

山滴着轻一阵重一阵的风声，  
水弹着高一所低一所的琴瑟，  
万仞青峰流淌着幽夜为月辉，  
深谷高桥踉跄过远古过客……

都市西喧嚣没有发茶的时候，  
我神往着那山那水那月夜。

89年4月草就 89年5月再改 给方村  
都市，每船舍里翻着百年的史。

在“句”似改为“我神往着那山那水那月”，山水月泽为  
一停，写山水月泽则不突出“诗微”，只突出“诗微”，作者  
思念之情才服，而对“都市”生以厌倦之情除方便。

我遥挂着……

是已曾接施过的“高  
桥明月”，而这一片蕉叶  
作画的时侯是。所以我  
为“聚来”存明月“不”堪留。

——  
陈墨旁批

陈墨旁批

——  
陈墨旁批

你看这念那片“手土”。

邓显手稿 陈墨旁批

## 目 次

|                          |    |
|--------------------------|----|
| 作者自传 .....               | 6  |
| 女儿出钱,为父印书——《邓墨诗选》序 ..... | 陈墨 |
| 初识陈墨 .....               | 11 |
| 咏月 .....                 | 16 |
| 独舞 .....                 | 18 |
| 有如 .....                 | 20 |
| 白雪态 .....                | 21 |
| 柳岸倩影 .....               | 22 |
| 我踟躅于冷漠的街头 .....          | 23 |
| 春风落花 .....               | 24 |
| 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 .....        | 25 |
| 我有 .....                 | 28 |
| 小诗一束 .....               | 29 |
| 月下 .....                 | 31 |
| 记忆 .....                 | 32 |
| 静远堂前 .....               | 33 |
| 洒坪素描 .....               | 34 |

|                  |    |
|------------------|----|
| 古道上 .....        | 35 |
| 你是什么 .....       | 36 |
| 飞仙关索桥前 .....     | 38 |
| 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 ..... | 39 |
| 爱的注释 .....       | 40 |
| 久别的微笑 .....      | 41 |
| 静女 .....         | 42 |
| 秋游草堂 .....       | 43 |
| 给一位新结识的女友 .....  | 45 |
| 新梦 .....         | 46 |
| 恋歌 .....         | 47 |
| 在野风中,在大江边 .....  | 48 |
| 除夕夜 .....        | 49 |
| 春夜寄喜德 .....      | 50 |
| 送友人赴山中 .....     | 51 |
| 似水离愁 .....       | 52 |
| 听张君吉他弹唱 .....    | 53 |
| 答友人 .....        | 54 |
| 给流浪的友人 .....     | 55 |
| 为了你的到来 .....     | 56 |
| 哦,岚岚 .....       | 57 |
| 寄山中 .....        | 61 |
| 夜归 .....         | 62 |
| 当春风归来的时候 .....   | 63 |



|                      |    |
|----------------------|----|
| 爸,你回来吧 .....         | 65 |
| 赠杨枫 .....            | 66 |
| 独步 .....             | 67 |
| 给翔翔 .....            | 68 |
| 寄狱中 .....            | 69 |
| 题《牛虻》扉页 .....        | 70 |
| 梅 .....              | 71 |
| 狱中问答 .....           | 72 |
| 国服 .....             | 73 |
| 希望 .....             | 74 |
| 路上 .....             | 75 |
| 探监 .....             | 76 |
| 家书 .....             | 77 |
| 1966 - 1976 车中 ..... | 78 |
| 听某君独唱 .....          | 79 |
| 白帝城 .....            | 80 |
| 三峡 .....             | 81 |
| 峭岩 .....             | 82 |
| 海螺 .....             | 83 |
| 如果 .....             | 84 |
| 狂人日记(五首) .....       | 85 |
| 别愁 .....             | 89 |
| 初访樵山居 .....          | 90 |
| 手 .....              | 91 |

|          |     |
|----------|-----|
| 阿州印象(四首) | 92  |
| 阿坝       | 92  |
| 九寨沟湖     | 93  |
| 马尔康      | 94  |
| 壤塘       | 94  |
| 夜语       | 96  |
| 雨愁       | 97  |
| 回答       | 98  |
| 华清池      | 99  |
| 登始皇陵     | 100 |
| 昨夜在华西    | 101 |
| 我的横笛     | 102 |
| 公孙树      | 103 |
| 歌        | 104 |
| 老屋       | 105 |
| 路        | 106 |
| 门        | 108 |
| 圆明园      | 109 |
| 一悟       | 110 |
| 海外风      | 111 |
| 汉字新解     | 112 |
| 我遥挂着……   | 114 |
| 春潮       | 115 |
| 西湖组诗(四首) | 116 |

|                |     |
|----------------|-----|
| 断桥 .....       | 116 |
| 西湖 .....       | 116 |
| 岳坟 .....       | 117 |
| 苏堤 .....       | 118 |
| 磨笔之一 .....     | 119 |
| 端午吟 .....      | 120 |
| 鬼城 .....       | 121 |
| 夔门 .....       | 122 |
| 神女 .....       | 123 |
| 三峡行 .....      | 124 |
| 岳阳楼 .....      | 125 |
| 春波梦 .....      | 126 |
| 长诗《春波梦》序 ..... | 128 |
| 《春波梦》后记 .....  | 199 |
| 自编后语 .....     | 201 |

## 作者自传

在同根同乡的巴金跨入“不惑”之时，在地球的另一半——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五个月之后，我来了，自号野鸣，一个中年的人力车夫把我拉进他的家门。我来时，笃信基督的母亲在咸都陕西街教堂没有听到钟楼敲响祝福的钟声。我来后一个月，罗曼·罗兰扔下他的那本我当时读不懂的“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书，离开红尘。

我属于挨整的一代——天整、地整、人整。

三年后，大水淹没了我家临江栖身的茅屋顶。五年后，高古的城墙上站满了自此统治了我大半生的大兵。七年后，从发蒙的第一课“人，一个人”到高中门，十二年寒窗，我始终没有弄懂：人，怎么会是螺丝钉？

初中时，因“攻击”班主任，挨批斗。高中时，因涉嫌“反革命组织”，被处分。文革初，被列为第四类牛鬼蛇神。七七年冬，被抓进“牛棚”一百多天收审。半生坎坷，难改“牛”性，虽多次挨整，仍不清醒！

爬出校门滚进社会，终于尝到了无业的苦闷，也仿佛弄懂了：即使甘作螺丝钉，也未必都有装上机器连轴转的幸运。终于有了肩挑背磨的日子，修机场、补公路、打煤块、烘盘香、

扛枕木、割牛草、造水泥、当采购、做生意……供家养口，不甘贫，总安贫。

住过二十六年的茅屋，点过十八年的油灯。曾经笑过，当爱情在六九年从我的头上降临。曾经哭过，当父亲在七一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有过爱，也有过恨。体弱、近视、常生小病。性傲、好文、热衷旅行。命书上说：“此命近堂皇，文章艺术强，不作僧道像，性巧志高昂。”好象不是屁话，反正膏药总有些对症。

一切都让我“赶”上了：五七年的大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三年的大饥荒，十年的大折腾；天落大陨石，脚下大地震；清明节杀人，民主墙催春；华国锋上台又垮台，胡耀邦接印又交印……饥荒年，第一次单身走乐至“寻根”，亲睹了“千村蒺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吾妻子当了十年知青的日子里，深感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们，劳累一天才值一角钱是多么不公平！呜呼，这土地上的“人”，即使成了没有声音的螺丝钉，也逃不脱被榨干的命运。

我来时，教堂的钟楼没有敲响祝福的钟声。我不需要祝福，我就是敲钟人。听，我的钟声，正汇合所有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钟声，成为一股浩大的洪流，为一切丑恶送行！

一九八八年二月自供

# 女儿出钱,为父印书

——《邓墨诗选》序

陈 墨

这差不多算得上颇具中国特色的事。

古今中外,大凡文人,没有不想把自己的诗文印成书、变成钱、换成名的。邓墨君尤其不能跳出此规律。因为他在文革前,就将他的诗文编成了《雪梦文集》卷一、卷二、卷三、卷四……虽然是抄在几本厚厚的日记本上,梦想出书、出大书、出大家级大书,却是铁定事实。而且这热望几十年来既刻骨铭心,又水滴石穿。当然,可以想像,现而今终于真正出书了,这于邓墨君而言,该是何等重大的事件!

然而不幸的是:现而今的国情虽比二十年前好多了,至少非庙堂文学如纯文学一类可以出笼了,但出版社Y得吓死人,认钱不认人,认人不认东西;这对于一没熟人,二买不起书号,且至今还居坛外,并无点点文名的邓墨君说来,所谓“正式出书”,不过就是“自费印刷”而已。

然而“自费印刷”也不易,动辄数千元,就目前正全力“安

居工程”且一贯手散成性，又未发横财的邓墨君，要全靠啤酒瓶及盖来创此伟业，也实在有些麻烦。好在这盘女儿成人后事业不错，更难得理解她老子这块心病，遂孝敬老子数千元。家有慈母、贤妻、孝儿女，人生得一皆为幸事，何况乎三！邓墨君三样皆得虽文穷运蹇，其天伦之乐、亲情之福却是令人羡慕的。所以邓墨君此次出书，无论文学价值高低，“女儿出钱，为父印书”本身，其人生与时代价值，就可堪回味了。

然而时代毕竟又与从前不同了。慢说那些无人读得懂的后现代先锋诗人的诗必须“自费印刷”；那些附庸风雅、老而无聊、退而心慌的“离干”们的四言八句、歌时颂圣之作，也同样必须“自费印刷”；就连那些诗坛宿将，自认甚高，可获“诺贝尔”的重磅级诗作，不也照样自掏腰包么？所以，与其说“自费印刷”是一种边缘文化现象，倒不如说是一种大陆人特有的生理现象。就像桃之红李之白、莺之歌燕之舞一样，之所以形形色色，都是荷尔蒙作的怪。——病得拐了。

然而病与病又的确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各人追寻或体现的“自我价值”不尽相同，甚或大相径庭。所以说思想上的超前与滞后可同处边缘，而圆脑壳与方脑壳也有可能在同一时空下同时标榜“反叛”。故无论甚么形状的脑壳都有可能患流行病，而某方面的文化也只能助长你某方面的免疫力。

然而邓墨君与那些同样病得拐了，同样不受市场欢迎的诗人们毕竟又有本质之不同。邓墨君既然自我价值认定为“地下文学”，为“野草”、为“边缘人”，当然绝对不会想借此就钻进主流中去。——这点基本免疫力还是有的，虽然虚荣心

人人有之，光宗耀祖、肥马轻裘亦非坏事。何况诗歌本身当以“艺术”说话，不美，想钻也钻不进去；美，钻不钻都无所谓。所以，这盘邓墨君自谦得很，自始至终低调处理：“印一张大名片而已。”

然而我以为这本书正是我们地下文学、也是他人生的辉煌所在：我们的反叛是在骨子里的，是贯穿我们人生之途，化着我们的生命的。所以，这本书人生的酸甜苦辣麻一应俱全，字字皆从心底涌出。故我对邓墨君的诗向来评价很高，有些诗（如《三峡》），我认定那是一定会进入中国文学史的。

然而，现实毕竟又是残酷的。任何天才，都极有可能被生活彻底压垮、变形、烂掉。郭沫若、戴望舒、绿原……任何过去的辉煌都不足以抵消来自生活的腐蚀之力。关键还在作不懈的追求，不断地更新自己、丰富自己、完成自己！

然而——“然而”太多，据说倒拐三次就回到了原点。我倒拐了七次，看来仅走了一步。回头一看——邓墨君必然满脸灿烂，且狗窦大开。——表面一团和气的他，连安假牙这点小事都不听人劝，我还紧朵说哪个？就此打住。

二〇〇一年三月八日



## 初识陈墨

邓 墨

1963年8月，我高考落榜，沦为社会青年（时称社青，俗称街娃，官方美称待业青年）。在街道办事处结识了同街社青郑眼镜。又通过郑结识了另一社青徐坯。徐坯大名徐文金，个子比我稍矮，对人热情、直爽。其父死于大饥荒，其继母贤良，维持着一家人的最低生活。他比我小几个月，虽曾同在一个小学和初中读过书，却低我一个年级，互不相识。他家住锦江内侧的三元正街，背靠古城墙，侧临小桥沟，与我家正好隔河相望。

其时，我父母在蓉城东郊工作，姐在外地，妹在住校念师范。于是南河边的那两间破草屋，我一人居住，大有“放散马”之慨。我们办事处待业人员有五、六百人，想找一份工作真比“愚公移山”还难，但还是得经常去候着（学习政治、义务劳动），寄希望于万一。虽是白跑了不少冤枉路，却也因此与徐坯等人混得熟悉起来。每每谈及诗文，徐坯总是说：“我有一位老友，也是文学爱好者，诗词歌赋，堪称一流！”说得我心痒肺痒。一次在安顺桥头，徐坯这话又来了：“我有一位老友